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性／別與華語影視場域」專題導言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Field of
Sinophone Film and Television

doi:10.6752/JCS.201503_(20).0002

文化研究, (20), 2015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 2015

作者/Author: 王君琦(Chun-Chi Wang)

頁數/Page: 7-1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5/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03_\(20\).0002](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03_(20).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airiti 性 / 別 與華語影視場域

專題導論

《文化研究》第二十期（2015年春季）：7-10

「性 / 別與華語影視場域」專題導言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Field of
Sinophone Film and Television**

王君琦*

Chun-Chi Wang

近代性 / 別運動及性 / 別研究在初期階段就已注意到大眾媒體在再現性 / 別形象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並且也分別以行動介入和學術論述批判做為社會建制的大眾媒體對性 / 別形構的影響和操控，這當中包括批判選美對女性的物化、抗議港台電影中再現的同性戀刻板印象、建立電視言情通俗劇與女性認同的關係、抵制綜藝節目色情化，以及引介、拍攝、與評論女性主義與酷兒路線獨立影像等等。從「再現政治」切入的性 / 別分析將「再現」視為顯影現實的媒介，因此對刻板印象的傳播格外敏銳，而長期以來性 / 別再現以何種方式及程度建構性 / 別認識與認同一直是爭論焦點（如近日有關蔡依林《呔》專輯是否為「女性主義」的爭議）。但有關刻板印象的批判卻經常被粗糙地簡化為以「正面

* 王君琦，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

電子郵件：chunchiwang@mail.ndhu.edu.tw

形象」取而代之的二分邏輯，舉例來說，對批判媒體展現女體方式導致女性被物化、被消費的論點，經常未能意識到性與個體主體能動性之間的複雜關係，其結果是拒絕女性被動做為父權工具的同時，卻往往掉入將女性與性進一步隔絕的陷阱。要避免這個危險，就必須在討論再現政治時納入有關不同勢力之間複雜的權力動態、意識型態位置、以及不同時空的文化政治佈署與語境脈絡的思考。性／別是如何被媒介？如何被操演？在過程中與何種主流意識型態展現何種關係？是複製、服膺、強化、共謀，還是對抗、逃逸、顛覆、解構、重組？抑或是還是一種狀態以上的並存、牽制、和競逐？

「性／別與華語影視場域」專題的三篇論文以台灣、中國兩地的影視文本為對象，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性／別再現，強調性／別再現本身是被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論述形構的產物，因而能中介特定的性／別意識型態，但同時性／別再現本身也參與了特定性／別論述的形構。換句話說，各種不同勢力的合縱連橫影響了性／別再現，而性／別再現本身也參與了各種勢力的交鋒運作。也是在這個前提下，此次專題借重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概念，以「影視場域」一詞取代過去慣用的「媒體」，以凸顯影視文本做為意識型態載體之餘，亦會因各類資本的多寡而佔據不同的相對位置。這意味著，各種性／別再現背後的性／別政治與意識型態不僅出現在文本（不）可見的內容及其意指的層次，也間接顯示於不同文本在場域中的落點。性／別再現的內容不只左右了文本所具備的文化、市場、與象徵資本之強弱，也決定了文本在場域中的階序及歷史定位，因此性／別再現及其文化、社會、及政治意義亦可透過文本在場域中的位置來展開問題意識。除此之外，再現性／別的操作還必須與介面平台及產業邏輯配合始能牽動各式資本的揚升，也因此，產業脈絡與媒介形式成為性／別被以特定方式再現的重要因素。本次專題的三篇論文分別呈現了探討性／別再現不同的研究途徑，側重從媒介、產業、政治、經濟、社會階級、歷史等脈絡語境展開分析。對脈絡語境特殊性原則的強調，既可拆解（不）可見再現的運作邏輯和意指過程，也凸顯出表面上看似雷同的再現內容背後不同的政治性意涵。這三篇論文透過對政治、歷史、社會、文化細節的認知與掌

握，打開了詮釋空間，並不同程度地與已成形的認識論與論述典範進行批判對話。

筆者〈在影史邊緣漫舞：重探《女子學校》、《孽子》、《失聲畫眉》〉一文從歷史方法學的角度修正以新電影及其系譜為主軸的台灣電影史。本文論證，儘管新電影及其系譜因符合國族電影的路線而在台灣電影史佔有一席之地，其歷史地位卻同時得利於國族歷史建構所需的男性中心主義、異性戀霸權思維、與菁英本位主義。《女子學校》、《孽子》、《失聲畫眉》這三部橫跨新電影時期前後、以同性戀（／愛）為題材的通俗電影所受到的輕忽，間接驗證了台灣電影史書寫的結構性排除。本文批判（非好萊塢）電影史學以國族為尊的偏頗，其所導致的影響不僅是以女性及同性戀為題材的通俗電影在電影史被邊緣化、甚或缺席，同時更將這些電影多元複雜的階級及性／別政治意涵扁平化。對恐同與反性的國族文化主義者而言，這些「奇情獵豔」的電影難登大雅之堂，但對當時鼓吹再現同性戀正面形象的倡議份子而言，這些電影所再現的同性戀既媚俗又反動，所滿足的不過是異性戀主流社會帶有歧視性的想像。本文認為，唯有擺脫過去在電影史中被定位方式，這些同性戀（／愛）電影所具備的性／別意義才有被重新思考的空間。

廖瑩芝〈幫派、國族與男性氣概：解嚴後台灣電影中的幫派男性形象〉一文則以詹明信國族寓言理論為理論框架探討自《悲情城市》以降80年代台灣電影以男性氣概為核心元素的幫派敘事，但該文在分析之中卻又從電影類型研究帶入具有性／別視野的國族與歷史敘事批判。廖文的核心論證指出，看似氣焰囂張實則挫敗無能的幫派男性，隱喻了解嚴後對國族認同與階級路線的焦慮。除了以幫派男性的陽剛及其匱乏拉出了不同於過去多從女性角色切入的性／別分析外，這篇文章也從類型重新看待台灣電影的國族論述，豐富了近年來有關類型與國族電影的相關討論，更透過本地幫派類型電影的特殊性（如不同形象的幫派男性、傾向壓抑美學的暴力再現等）挑戰了向來由好萊塢電影所主導的類型元素，隱約開創出華語電影學者張建德所言，可以鬆動類型與國族疆界的「跨國地帶」（transnational zone）。除了嶄新的性／別批判視角之外，廖文從幫派類型的陽剛意義探討解嚴後的台灣電影也突破了過去從

作者論或新電影系譜處理台灣電影的框架。

譚佳的〈新自由主義式的「邂逅」：《非誠勿擾》與電視真人秀的性別政治〉則將中國大陸近年來頗受歡迎的電視實境秀約會節目置於全球電視類型、中國電視產業、與新自由主義三方語境下，分析其中或顯或隱的性／別政治張力。譚文將不同地區同類型節目型態比較後所得出的差異歸結於新自由主義的文化治理術，然而電視節目在試圖以奇觀方式展現新自由主義語境下異性戀婚戀機制的同時，卻又受制於中國電視產業結構與審查制度。如此多重決定的狀態使得規範不具有絕對封閉性，換言之，電視真人實境秀在吸引最大多數觀眾前提下所建立的多元性、互動性、與常民性有著失控偏離的風險，這也就無可避免地提供了與主流價值不同、甚至與之抗衡的異議可以存在的縫隙。依照市場考量打造的開放性極其諷刺地造就了非正典婚戀邏輯的出現，也鼓勵了閱聽者與文本之間的對話，甚至是Henry Jenkins所稱的「盜獵」(poaching)現象。

性／別研究自80年代以降遍地開花的事實，經常遭致「什麼都可以是性／別」的批評，但這句暗諷也正反映出性／別無處不在的事實，但不同於前期研究專注於文本當中所再現的性／別關係，本次專題的三篇文章亦將分析延展到探討不同社會力對文本生產及接收的介入與影響，如果有所謂什麼都可以是性／別，那是因為性別／不只是性／別。